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文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何其智印

曾文正公文集四卷

卷之一目錄

順性命論之理（道光戊戌科朝考）

朱心垣先生五十六壽序（辛丑）

田崑圃先生六十壽序

朱玉璽先生七十三壽序

吳君墓志銘

彭母曾孺人墓志銘

余安人墓志銘（壬寅）

燕阿封郎墨論（癸卯大考）

王翰城刺史五十壽序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志銘（甲辰）

五歲

鈔朱子小學書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祭湯海秋文

召誨

王蔭之之母壽序（乙巳）

江小帆之母壽序

曾文正公文集

目錄

求嗣齋記

送郭筠仙南歸序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書扁鵲倉公傳

易問齋之母壽詩序

何傳巖先生壽序

新化鄒君墓志銘

送周荇農南歸序

送陳岱雲出守吉安序

書學案小識後

送唐先生南歸序（丙午）

郭壁齋先生六十壽序

單縣典史張君墓志銘

紀氏嘉言序

金殿刑先生壽序

隨州李君墓表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陳岱雲太守爲母生日繡集寶僚詩序

前海甯州知州李君母黃宜人墓志銘

適朱氏妹墓志

滿妹墓志

卷之二目錄

君子慎獨論（道光丁未大考）

原才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

黃矩卿師之父母壽序

文小南之父七十生日壽詩序

何母廖夫人八十生日詩序

黎樾喬之兄六十壽序

錢塘丁烈婦墓表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武會試錄序

送劉君椒雲南歸序（戊申）

曹穎生侍御之繼母七十壽序

楊母張孺人七十壽序

荊門州學正郭君墓銘

錢湛欽先生制藝序

曹西垣同年之父母壽序

王靜庵同年之母七十壽序

孫鼎庵先生六十壽序

善化夏母楊宜人墓志銘

江岷樵之父母壽序（己酉）

新甯縣增修城垣記

黃仙嶠前輩詩序

祭韓公祠文

祖四世元吉公墓銘

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志銘

漢陽劉君家傳

孟子要略敘跋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槐陰書屋圖記

錢塘戴府君佑志銘

跋衍聖公孔恭愍公墓志銘刻本

崇仁謝君墓志銘

歲暮設奠告王考文

謝子湘文集序

正月八日王考生辰告文（庚戌）

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養晦堂記

朱慎甫遺書序（咸豐辛亥）

書周忠介公手札後

劉母譚孺人墓志銘（癸丑）

卷之三

討粵匪檄（咸豐甲寅）

湘陰郭府君墓志銘（乙卯）

誥封光祿大夫竹亭府君墓志（丁巳）

葛寅軒先生家傳

湘鄉縣賓興堂記（戊午）

劉君季霞墓志銘

母弟溫甫哀詞

歐陽生文集序

聖哲畫像記（己未）

桃源縣學教諭孫君墓表

畢君殉難碑記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林君殉難碑記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武昌張府君墓表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何君殉難碑記（庚申）

經史百家雜鈔題語

經史百家簡編序（辛酉）

箴言書院記

鄧湘皋先生墓表

會文正公文集 目錄

湖北按察使趙君神道碑（同治壬戌）
季弟事恆墓志銘（癸亥）

歐陽氏姑婦節老家傳

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甲子）

鳴原堂論文序

王船山道書序

閩浙總督季公墓志銘

仁和邵君墓志銘

江忠烈公神道碑

張君樹程墓志銘

衡陽彭氏譜序（丙寅）

大潛山房詩題語

卷之四目錄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同治丁卯）

求降雨澤告辭

靈谷龍神廟碑記

新甯劉府君墓碑銘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戊辰）

書儀禮釋官後

湘鄉昭忠祠記（己巳）

曾文正公文集

目錄

四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日慎齋詩草序

苗君先麓墓志銘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唐確慎公墓志銘

歐陽府君墓志銘

國朝先正事略序

重刻茗柯文編序（庚午）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志銘

郭依永墓志銘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辛未）

大界墓表

台洲墓表

湖南文徵序

羅君伯宜墓志銘

江甯府學記

甯津龐君墓志銘

蕙義黎君墓志銘

海甯州訓導錢君墓表

書何母陳恭人事（壬申正月）

劉忠壯公墓志銘

曾文正公文集卷一

順性命之理論

嘗謂性不虛懸，鑒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鑲，原乎太極以成名，是故皇降之衷，有物斯以有則，聖賢之學，惟危惕以惟微，蓋自乾坤奠定以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靜專動直之妙，皆性命所攝。綸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靜翕動闢之機，悉性命所默運。是故其在人也，綱維化醇，必無以解乎造物之吹噓，真與精相凝，而性即寓於肢體之中，含生負氣，必有以得乎乾道之變化，理與氣相麗，而命實宰乎賦畀之始，以身之所具言，則有視聽言動，即有肅又哲謀，其必以肅又哲謀爲範者，性也。其所以主宰乎五事者，命也。以身之所接言，則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爲則者，性也。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於順焉而已矣。請申論之。性渾淪而難名，按之曰理。則仁義禮智德之賴乎擴充者，在吾心已有條不紊也。命於穆而不已，求之於理，則元亨利貞誠之貫乎通復者，在吾心且時出不窮也。有條不紊，則踐形無虧，可以盡己性，即可以盡人物之性，此順乎理者之率其自然而時出不窮，則泛應曲當，有以立吾命，即有以立萬物之命，此順乎理者之還其本然也。彼夫持矯揉之說者，譬杞柳以爲桮櫓，不知性命必致戕賊仁義，是理以逆施而不順矣。高虛無之見者，若浮萍遇於江湖，空談性命，不復求諸形色，是理以倘恍而不

順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掩，惺惺常存，斯隨時見其順焉。守之以一，以不貳，自惕以不已，自循，惺惺惟懼，斯終迫無不順焉。此聖人盡性立命之極，亦卽中人復性知命之功也。夫

朱心垣先生五十六壽序

於余爲兄弟行，結交最少，久而彌篤者，屈指無幾人也。則有若朱嘯山者。春於余爲父執，又早器余，余愛慕而不敢侮者，亦無幾人也。則有若姻伯心垣先生。嘯山爲先生家嗣，其交余也，先生實令之也。先是先生與家嚴君同學，互相掖重，兩家世好既篤，重之以婚姻，故余知先生特詳。前歲丙申，先生年五十，嘯山謀稱觴乞余以言侑爵。先生曰：「是何爲者？傳曰：『恆言不稱老。』今吾方託堂上之蔭，將不以禮處我乎？抑以諛詞誣我乎？且古者下壽六十，今吾猶未也。」固請不獲，又數年，嘯山舉於鄉，偕余北上。從容謂曰：「吾父所以固辭頌禱者，善則歸親，義不得專也。今吾欲曰子文爲寒門作家慶圖，使吾父上有以承祖父母，下有以自娛，而卽以爲吾父壽，可乎？」余曰：「可。昔董召南隱居孝義，昌黎韓子爲詩紀其事，姚氏三瑞堂，世以孝稱，東坡亦使詩美之。今君欲以娛重聞者，娛其親，是孝子等而上之之義也。賢哉，吾不能以詩壽先生，諸藏陳君家天倫之樂，以娛先生之志。今夫科名宦達，豈以寵身亦借爲顯揚之資也？先生以第一人，補弟子員，再躋場屋，遂棄舉業。其天懷恬淡，視青紫不值一眇耳。乃其督課子姪，則銳

意進取，惟恐後時。討論史事，旁及制藝。書學皆得竅郤，而勸以法度。在先生豈徒欲弋取時榮哉？不過欲博膝下之權，使老人聞之曰：「阿孫才！」今試已列前茅矣，阿孫能以與賢書選矣。因而鼓舞後進，怡然忘老，此其可娛者一也。君家田園足以自給，先生周視原野物土之宜，稻粱之外，雜蒔嘉蔬種，二頃，穫以釀酒，名曰「延齡」。殺雞佐之，但以奉親，不以勸客。有餘，則度置焉。門外方塘，廣可百畝，旁置小艇，宜釣宜網。當春種魚，秋則取之，以強半供甘旨。其他則請所與子姓，醉飽，波及羣下。其可娛者又一也。君家早歲頗有外侮，自先生綜家政，敬宗收族，祖免以下，一視同仁。閭里細民，強梗者鋤之，不肖者勸之，貧無告者，周卹之，竭力之所勝，而不德焉。比來一境恬然，曩時箕舌之怨，雀角之爭，皆以潛消，而高堂暮齒，亦得晏安無患。其可娛者又一也。抑聞之，夫妻好合，兄弟既翁，父母其順矣。先生早古炊臼，續以鸞膠，不聞有過虐後母之事，非利手之道乎？方鳳台先生之以計偕入都也，先生曰：「予弟行役，翁可以勞門閭之望，丈夫何憚萬里哉？」乃杖策送弟北征，而衛以俱返。不賢而能之乎？邇年以來，弟姪能文者，先生爲之延師課讀，肆武者，爲之料量魚服竹閉之具，使之皆得成名。以故狀第之開，秩如也。昆弟翼翼如也。寢門之內，訴訴如也。此甚可娛者一也。又先生熟於形家之言，往爲大母卜佳城，備極勞瘁，終乃永臧。今腰腳尚健，暇則陟層嶺，披蒙茸，裹糧而從一奚，遊覽旣審，歸而告於堂上，曰：「某水某山，大人所經歷，也有佳兆，當貴

至徵侯。某宅某田，大人所釣弋之所也，居之後必昌。一因與指畫形勢，兼誦撼龍疑龍之經，而堂上亦傾聽不倦。或伴諸之，微笑其幻渺。此亦可娛之一端也。夫天倫之樂，豈有形哉？日用優游之地，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道路傳爲盛談，或油然興感，而當境者行其心之所安，視爲固有而不足怪。以先王之德之遇，凡所謂可以自娛，即以娛親者，皆已自得之，而自忘之。不知此中真樂，雖三公不足以易也。卻老延年之道，有進於此者乎？嘯山歸述吾言，酌而祝焉可也。」嘯山拜曰：「善。」遂書以爲之序。

田崑園先生六十壽序

道光某年月，爲我年伯崑園先生六十初度。其嗣君敬堂同年，句余以文爲壽，且曰：「古者稱壽，不必攬揆之辰，壽人以序，抑非古也。然震川歸氏望溪方氏嘗爲之，是或有道焉。」余曰：「然壽序者，猶昔之贈序云爾。贈言之義，粗者論事，精者明道，旌其所已能，而勸其所未至。是故稱人之善，而識小以遺鉅，不明也。溢而飾之，不信也。述先德而過其實，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其親者也。爲人友而不相助以君子者，不忠也。今子所以壽親者，於意云何？」敬堂曰：「吾父固好質言。凡生平庸行，衆人所恆稱道者，不足爲君述。吾父早歲，以課徒爲業，迄今幾四十年。嘗曰：『塾師齒茅塞，責誤人子弟不淺，吾不敢也。戊戌，兩公幸成進士，選庶常。吾父贊來戒以「初登仕版，勿輕干人。」於戲，安得此有道之言乎？蓋自

秦氏燔羣籍，教澤蕩然。漢武常始立五經於學宮，使諸生各崇本師，置博士，舉明經，而聖言乃絕而復續。明太祖以制義取士，竝立程朱之義，使天下翕然尊尚，而聖賢之精蘊始照灼於幽明。二君者，蓋見夫學校之不可復，故定爲功令，使人以此爲祿利之途，而陰以崇儒術，而闡大義。由今言之，明聖道於煨燼之餘，而炳若日星，表宋儒之精理，使僻陋下士，皆得聞道者，不得不歸功於二君。然使人人以詩書爲干澤之具，援經術而蕩棄廉恥者，又未始非二君有以啓之也。今世之士，自束髮受書，卽以下祿爲鵠，惴惴焉，恐不媚悅於主司，得矣，又挾其術以釣譽，而微福祿，利無盡境，則千人無窮期。下以此求，上以此應，學者以此學，教者以此教，所從來久矣。百步之矢，視其所發，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振古君子多塗，未有不自不干人始者也。小人亦多塗，未有不自干人始者也。今先生之誡子，首在不輕干人，則平日之立教，所謂不誤人子弟者，概可知矣。出處取與之間，士大夫或置焉不講，而鄉里老師，耆儒，往往以教其家，繩其門徒。吾父課徒山中，亦有年所。每戒小子，輒曰：「儉約者，不求人。」與先生辭旨略同。而吾黨郭君剛三亦得父訓以成名。當交相勉，勉力求所以自立者，以圖無忝所生。不然，先生不欲誤人子弟，而吾輩一離膝下，乃反自誤其身。日惕月玩，委棄而不克自振，終且不免於干人也。『吾言不足以重先生，而猶不敢諛詞欺吾友，是或爲先生之所許乎？敢以爲長者壽！』

朱玉聲先生七十二壽序

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其過如駒，其去如矢，雖有大智神勇，莫可誰何。夸父之追，魯陽之揮戈，陶士行之惜陰，有以哉！有以哉！余與朱堯階以道光十年論交於長沙，當時相見恨晚，會幾須臾，遂閱一終，一星終矣。前歲戊戌，余乞假旋里，值玉聲先生七十誕辰，堯階以壽親之文見屬，余忝然不辭，還延未報。一諸三年，甚哉光陰之遷流如此其足畏也！人固可自暇逸哉！以余玩愒時日，有言不踐，學問不加進，而堯階不務顯揚之實，徒欲以祝史徵言，縷親志，二者均非先生之所許也。何足以爲先生壽？雖然，吾與堯階交舊矣，不可不略抒固陋，表先生之闡修，以徵其所以延齡之由，以下將來無量之祐，以慰吾堯階以勸吾堯階也。蓋先生則可謂不自暇逸者矣。先生少失怙，既冠，又失恃，家故貧，破屋數椽，兄弟謀析產，先生以其稍完者付諸昆，而指其隙地一弓，自予去之，賈不數年，致千金已而散去。又如如是，又散去。屢裕屢絀，屢如也。先生有嫂，早寡，窮不能自存，乃爲之謀生計，撫孤兒，終節婦之世，無衣食慮。復出資爲之表其節，聞於有司，與其大母并建總坊。尤慷慨好義，宗族中有不能自贖者，依之必給。有沒不能終葬具者，周之必無缺禮。子姪有游惰無常職者，掖之，培之，視其材，必俾有成。他如聯族譜，建支祠，治祖塋，置祭產，凡事關本原之大者，經之營之，有廢必舉，有初必終，故其所以履細者，人

皆知之，爲其急公也，爲其好義也。其所以屢裕者，人或不知。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先生之所爲常致充盈，綽綽有餘者，勤而已矣。不自暇逸而已矣。計自少壯以迄今日，拮据飄搖，幾無虛日。今天天恢恢，大圓終古磨旋。今夫山終古常峙，海終古常流，其盛大而生物不測，由其不貳不貳，故不息，不息故久。夫人也亦若是焉矣。守其樸者，完其素，勞其力者，貞而固，戶樞不敝，磨鐵不蝕，胥是道也。以先生之不自暇逸，而得康強逢吉，又何疑乎？又何疑乎？余與堯階相友以心，相親以道義。今堯階幸得啜菽飲水，承歡膝下，而余一官匏繫，既不能拾遺補闕，有絲毫裨益於時，又不能歸侍晨昏，又不得率板輿以迎養，余自是有羈旅之感矣。風有帖帖之章，難有四壯之什，皆以行役在外，踰懷門閭。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願吾堯階佩瑛管，調滑甘，愛光陰如拱璧，舞襟服如嬰兒。由是而後，先生樂孫曾之蕃昌，欣琴瑟之靜好，毫髮期頤，怡然忘老。則堯階庶不負讀書之志，不忝於盛德大業耳。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時乎？時乎？事親者可或忽乎？此所以勸堯階以慰堯階，而卽以爲先生壽者爾。

吳君墓志銘

吾邑吳君榮楷，既以道光辛丑成進士，將之官浙江，乃手其先人狀請曰：『吾父母棄養十二年矣，電窆之事，粗已安吉。尚未有以銘幽室，子其爲我銘之。』固辭不獲，按狀先生姓吳氏，諱文

深，字致遠，湘鄉人。曾祖文章，祖太若，父振世，皆以恩謹稱。家故饒，振世公既老，攜資客遊常德，先生從之行，留明遠翁家居。明遠先生兄也，常德去湘鄉千餘里，逾二年，而振世公卒。鄰里無行者，利其有，率衆闖然至喪次，叫罵鬬突，雜以胥役先生，難斯徒，跪擊胸如墮，繼號泣向衆曰：『孤兒在此，環顧無功，總之戚，無密友，幹僕若輩，不哀吾喪，而迫人於難，是可忍乎？且胥役何爲者？孤兒請以泣血，潑縣官之庭矣。』衆院視，各鳥獸散。乃部署喪事，從容扶柩歸湘。時先生年十六歲也。既歸，事母益謹。然家益落，遂與明遠翁經營生計。惟母養特豐，他則皆從儉約。久之，復稍裕。吳氏自鼎革後，譜牒散佚，先生力爲倡修，特徵詳核，數年而成。既又倡修家祠，明遠翁捐墓地數十畝，先生竭力締構。夫其拮据撙節之際，旁午未遑，而能敬宗收族，先其大者，可謂知本矣。道光某年某月某日卒，年八十有四。葬某縣某里某原，配宋孺人合葬。宋孺人少先生十餘歲，既來歸，尤耐艱劬。振世公之客常德，孺人不逮事也，逮事姑。曲意承歡，如恐失之。性好邱壑，困鄰婦紡績無資，則罄所有給之。先是明遠翁常外出，有子名榮林者，絕類異。先生擇師督讀，視猶己子，遂以成立，爲名諸生。已而榮楷兄弟皆從之受業。孺人之視榮林也，不以爲姪也，以爲師也。邑人咸謂先生之教子，孺人實贊之云。某年月日有疾卒，年六十有一。子二人，長榮楠，邑庠生，次即榮楷，孫光煦，邑庠生，次某某，次女孫七人。

銘曰：少而饒，豪強伏畏，而克家宗族，睦耄而相光，煦且樸。

酌乎樸乎黑而醺者福乎斧之藻之舟之方之夫子之協琴瑟以將之宰樹青青有桐有梓我銘諸石以妥泉官以昌其孫子

彭母曾孺人墓志銘

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惟家亦然當其隆時不勞而坐獲及其替也憂危拮据而無少補救類非人所爲者昔我少時鄉里家給而人足農有餘粟士世其業富者好施與親戚存問歲時饋遺繼屬自余遠遊以來每歸故里氣象一變田宅易主生計各感任恤之風日薄嗚呼此豈一鄉一邑之故哉王姑彭孺人吾祖之伯姊其家婦又吾姑也兩世之好視他戚尤厚已王姑之未嫁也事吾曾祖王父母以孝聞既適彭宜仁先生相夫敬克厥愛無片言稍忤自吾成童以後王姑已五十餘其堂上舅姑八十有奇矣每見王姑奉甘旨未嘗不潔議酒食未嘗不豫大而課讀勸農未嘗不營慮小而調羹灑掃未嘗不躬親也蓋余所見賢母無如王姑勤者早歲物產殷饒內奉菲薄外圖豐潔比年以來稍稍歛縮矣已亥秋余將入都供職走辭王姑視其庭除氣象不作憫其愈勤又驚其衰爲之泣王姑亦泣蓋心知其不可復見而哽咽不能言也竟以次年春卒豈不悲哉王姑生乾隆二十九年甲子十一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七葬湘鄉二十四都西坤山陽首辛趾乙子三人長慶齡子姑夫也先孺人二年卒次慶古次慶也好學能文孫六人統未統楷

統橋統椿統杖統麓女一孫女一人銘曰
懿我王姑既莊以遷佩管弗備德容棣棣勸哉夫子健光輝鴻五十餘載无遂有終曷瘁厥躬言育我鞠無恥我孺實繁旨蓄離離令問匪適伊遙貽澤之蔭何幽不喬南山崇崇宰樹青青弗審弗拜萬代千齡

余安人墓志銘

攸縣余世校客京師五年間母計將奔喪以銘墓之文來讀且曰「世校生不能侍槃飧履不能視含歛是罪人也先生幸次吾母淑行以光幽室」按狀安人姓譚氏衡山舉人昌明之孫廣西巡檢禹門之女七歲喪母事繼母以孝聞適攸別駕余君君山穆順衷和翼翼如也久之別駕君之漢陽分府任以家事屬安人時堂上舅已棄養姑老矣諸子弱小不識事安人謀初終終鉅細必躬祭必虔奉免竟必時委諸子於學朝而饌饋禮師夕而課男旋課女課畢而紡績而經營錢布如是者十餘年而精力衰矣道光辛丑某月某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里某原子四人長世柄次卽世校慶貢生次世芳次生春縣學生女一孫九人某某世校之入都也安人拊其背而戒之曰「去去強飯鄉里離離終不得進取京師文物殷輻賢士大夫夫釋繹如繁星汝往勸哉名自可致學可染人道德有軌塗可循而青紫可拾也往矣勿吾念」今世校雖不得爵位而業日進聲聞日

數謂非安人之教哉！嗚呼！可謂知其大者已。是宜銘銘曰：維車有輔，員於輻，維矢有房，利於鏃，維登有賢，維家之福。光別駕亦載其載，惜愔頤人既論，論斯肆，雖則論肆，無儀以無贖，無贖於山，日巢於顛，口卒瘁兮，手復胼，鳳之雛兮，谷之遷，不得反哺兮，涕漣漣，銘幽表淑兮，千萬年石不爛，山不審。

烹阿封卽墨論

夫人君者，不能徧知天下事，則不能不委任賢大夫。大夫之賢否，又不能徧知，則不能不信諸左右。然而左右之所譽，或未必遂爲賢臣，左右之所毀，或未必遂非良吏。是則耳目不可寄於人，予竊尤須操於上也。昔者齊威王嘗因左右之言，而烹阿大夫，封卽墨大夫矣。其事可略而論也。自古庸臣在位，其才蕩事則不足，同寵則有餘。易義覆餗，詩賡鵲梁，言不稱也。彼既自慙素餐，而又重以貪鄙，則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左右亦樂其附已也，而從而譽之。譽之日久，君心亦移，而位日固，而政日非。已則自矜，人必效尤。此阿大夫之所爲可烹者也。若夫賢臣在職，往往有介介之節，無赫赫之名，不立異以徇物，不違道以干時。招之而不來，麾之而不去。在君側者，雖欲極譽之，而有所不得；其或不合，則不免毀之，毀之而聽者，則黜輕者，督責於賢臣無損也。其不聽君之明也，社稷之福也。於賢臣無益也。然而賢臣之因毀而罷者，常也。賢臣之必不阿事左右，以求取容者，又常也。此卽墨大夫之所爲可封

者也。夫惟聖人賞一人而天下勸，刑一人而天下懲，固不廢左右之言，而味兼爾之聰，亦不盡信左右之言，而失獨照之明。夫是以刑賞悉歸於忠厚，而用舍一本於公明也。夫

王翰城刺史五十壽序

古無生日之禮，顏氏家訓稱：江南風俗，是日有供頓聲樂。蓋此禮始於齊梁之間，後世自貴遠賤，無不崇飾，開筵稱壽，習以爲典。癸卯夏，王君翰城將出牧冀寧，卽於是秋五十壽辰，同人或謀祝之。翰城曰：『非古也。』其友人會國藩亦曰：『非古也。』雖然，子將別矣，不可無以贈子。蓋古者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服政云者，爲大夫以長人，布政得自專也。古者建官無冗，立法無繁，故任人靡不專，而事靡不理。後世天下之事，萃於六曹，六曹之屬，無慮千計，法令日密，吏胥便之，每事至，吏以意討例，官則睨吏意以行。吏顧使，則官可之，吏自止，則官否之。屬官所左，卿長亦左之。事無定見，惟衆之隨。故近日服官得專政者，內惟樞府，外惟牧令。樞府數人，或意見各歧，則得專者，尤莫如牧令也。牧令朝行一政，朝及於民，顧民則我實福之也。殃民則我實殃之也。然牧令或不賢，往往不自爲政。上則伺大府之喜怒，下則時胥徒之向背，雖欲自專而有所不能。翰城讀書四十餘年，今以服政之日，爲天子之刺史，吾知其能自專矣。夫爲刺史而得自專，而不爲大府與胥徒箝制者，豈徒然哉！其殆必有所以矣。翰城勉乎哉！他日聞有供頓聲樂

躋堂而稱壽者，必天子所付託刺史之百姓也。子行矣！吾以是贈，卽以爲祝焉。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志銘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陳君岱雲喪其配易安人，則大戚哀溢於禮。已而謂國藩曰：『子知吾之哀乎？吾祖自康熙間由茶陵徙長沙，六世百餘年，今其存者五人。吾門祚之衰可知也。吾父之沒，至今十六年，而死亡相繼，凡十三役。吾母之不能一日以歡可知也。吾妻從宦五年，既沒而殯，求和衣無一完者。吾之貧可知也。人之居此世者，謂何？吾欲不過哀得乎？』則又曰：『吾妻之賢，子宜有所知，請爲銘。』余曰：『然固知之。蓋安人卒之前一歲，陳君嘗大病，余朝夕存問，備得安人待疾狀。他日又得陳君所述，以是頗詳。陳君之病，凡三閱月矣。安人單憂極瘁，衣不解帶者四十餘日。凡可以自致者，無弗致也。久之，則禱於室神，求促其身之齡，以益夫壽，猶不應。六月丙戌，乃割臂和藥以進。當是時，安人之母弟易光憲及陳君之友三數人者，皆在惶愕，不知所爲。國藩則仰天歎曰：『陳氏累世賴以不墜者，獨此人耳。而有他乎？』然已無可奈何。明日疾乍平，則皆訝光憲視安人衣袖血蹟，稍瘳得之，不敢以詢。又數日，疾漸瘳，乃詢之。安人曰：『其有之，此不幸事耳。勿復言，傷病者心也。』道微俗薄，舉世方向中庸之說，聞激烈之行，則驚其過中，或以罔濟尼之。其果不濟，則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

豈必一一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義不反顧，效死而已矣。其得濟也，但求於吾心無憾焉耳。安人本醴陵人，居長沙處士呂綱之孫，實生履元之子。以孝謹特爲父母所愛。生二十二歲矣，而難其適有王秀才者，自負知人，謂歲貢君曰：『茶陵陳某，神仙人也。卽擇婿，不可失此子。今貧不能衣食，數年後當爲達官。不者，且挾吾目也。』是時陳君之元配沒二年矣。旣歸陳，不逮事舅，以事其父者敬姑，而以事其母者致愛焉。以是得姑歡，凡修所職，皆衷於大體，無鉅細必悉。詩曰：『何有何無，匪勉求之。』茲可謂賢矣。況有至行，足感神明者哉！安人生於嘉慶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一，生子男二人，長遠謨，次遠濟，生四十日而安人卒。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某縣某鄉某原。余旣重其請，乃先期銘之，以激懦者，亦少塞陳君之悲。陳君名源堯，今爲翰林院編修纂修國史也。銘曰：

五箴并序

民各有天，惟所治，養我以生，託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義擎天，譬廣廈，其柱石賴無完瓦。自今無以身代者，有一於此，雙蓋寡。憂勞積劇，焉可支？天之所隕，非人尸。踞修淵，短誰敢？銘茲大節，貞厥垂，有他淑行，以類推。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曠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

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成棄天而快，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貽。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戾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閑言送日，亦擾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鄰女，雖矢猶疑。

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陷，嗟女既迷。

有恆箴

自告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鈔朱子小學書後

右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輯。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澄書，則是編子澄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替。然古聖立教之意，蒙養之規，差具於是。蓋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灑掃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規矩方圓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劑其血氣，則禮樂之器，蓋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焉，故達也。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三代以下，舍佔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者，亦猶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繪事後素，不其然哉。余故錄此編於進德門之首，使弟弟子姓知幼儀之爲重，而所謂訓詁文字別錄之居業門中。童子知識未精，言有刑勸有法，而陷非者鮮矣。是編舊分內外，內編尙有稽古

一卷外編嘉議善行二卷。采摭頗淺，近亦不錄云。

書歸震川文集後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之。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安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說，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不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飄沔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尚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竟此哉。

祭湯海秋文

赫赫湯君，侯焉已陳！一呷之樂，極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散，裏口驚。

春官名揭，如蘇斯標。奇文驟布，句驚字梟。羣兒苦誦，自吳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歎口，吹女羽毛。紙筆橫府，有銘如刀。儻輩力逐，一虎衆狙。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坎坎郎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昨鼉之市。窮鬼噴沫，婢數奴恥。維君不差，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瀉肺，與命爲仇。披髮四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嚙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狝夷所躡，肉阜血漚。出入賊中，百憂內懷。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隴兩眸，曰余乃頗。灑膽相要，斧門搭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還時，誰云遠我。王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諸子，有臨輒遭。聯車酒肆，袒肩載號。賣魚大噉，字內兩鬢。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醜。鑿義闢文，百合逾餐。俯視符充，其言猶糞。時我譏評，君曾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逐。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訝。見家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衆病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剛如鐵。鋒棧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樂好，巧者與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淚隨如藥。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酌子一滴，庶幾我悲。

召誨

賢與不肖之等奚判乎？視乎改過之勇怯以爲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離次，其在於人言有尤，行有悔，雖聖者不免改過。什於人者，賢交什於人，改過伯於人者，賢亦伯於人。尤賢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終焉而已。人之生，氣質不甚相遠也。習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過，則其友直諫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撻，進有旌。其相率而上達也，奚禦焉？習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過，則多方文之爲之友者，疏之則心非而面諛，感之則依阿苟同，憚於以正，傷恩。其相率而下達也，奚禦焉？茲賢者所以愈賢，而不肖者愈不肖也。——吾之友有某君者，愆余曰：『子與某相好，不終是子之失德，子盍慎諸？』又有某君愆余曰：『聞子之試於有司，則嘗以私干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聞之，若不遜於吾志。徐而繹之，彼無求而進逆耳之言，誠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過，其大者視此或倍蓰，而其多或不可枚數。二子者，蓋舉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與爲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於大戾，而僚友無出片言相質確者，而其人自視恬然，可幸無過。且以仲尼之賢，猶待『學易以寡過』，而今曰無過，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過，而因護一時之失，展轉蓋藏，至蹈滔天之姦，而不悔斯則小人之不可近者，已爲人友而隱忍，和同長人之惡，是又諸臣媚子之亞也。書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余故筆之於冊，以備觀省，且示吾友自爲逆心之言者。

王蔭之之母壽序

壽序，非古也。明歸太僕數鄙之，而數爲之。以爲崑山之俗，張此尤盛。閭巷之士，扭於習，而不求其說。立言者雖知其事微薄，而不忍拒孝養者之請，率以從事，宜也。當是時，吾同年王君蔭之，以其母黃太安人之壽，屬予爲序。蔭之知言者也，不宜循世俗故事，以娛其親。仲尼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積習染人，甚於丹青久矣。雖爲父母者，亦皆以生日爲慶，以文字道其生平爲祥。人子因而順之，不亦可乎？先是，贈君琴雉先生之棄養，蔭之與其仲氏皆未冠，季尚毀齒耳。內毀體弱，零雜外，而官租私逋，皆太安人推盡之。贈君以諸名鄉里，宿貞故無祭，主者以是弛責。太安人曰：『夫子信者也，是固然無疑。』立貨別業，盡償之。贈君疾革，命曰：『雖飢寒，毋令吾兒廢學。』家故微也，又歲經水潦，益流落。太安人力支之，卒不令諸子遷業。初，服舅姑之服，繼服夫之服，哀毀至矣。皆節以禮。喪女子者四，喪子婦者五，悲傷之餘，亦以禮裁之。蓋蔭之爲余述者如此。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方贈君顧命諄諄，豈必後嗣果自成立？今蔭之通籍爲天子近臣，文章爾雅，率諸弟子，姓爲醇樸之學，所謂代終非邪？國家以大器儲河岳，不殺之以吏事，使之優游成德，以養公輔之望，至深厚也。以國藩之，不肖，謫庸斯任，無足言矣。如蔭之者，要當博觀約守，仔肩天下，而後無忝是職。不然，彼太安人時時稱贈君之末命之相申敬者，

豈徒在祿仕通顯也哉。歐陽公之母常述父訓以教子，卒爲有宋名臣。彼何人也？吾何畏彼哉！蔭之誠能日進不怠，太安人當益顧之適志，怡然忘老矣。余承蔭之之命，終不敢以世俗之義爲長者誦也。於是爲道其大焉者。

江小帆之母壽序

古者設科有目，如漢曰：『賢良方正』，曰：『直言極諫』，曰：『軍謀宏遠』，曰：『淳厚質直』，唐曰：『秀才』，曰：『明經』，曰：『進士』，曰：『明法』，曰：『明字』，曰：『明算』。若此者，不一其稱，惟人主之所欲，而因時命名，所謂目也。明初憲革前制，取士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既成進士，天子親策於廷，臨軒唱第，分甲授職。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制所定也。士大夫稱爲『鼎甲』，云進取之途既隘，天下魁傑瑰璋之士，莫不甘心於專科，掄腕以求所謂鼎甲者而已。蜀漢黔西南萬里，或數百年而不得一人，蓋其難也。慈父母之於子，總角則視之而令子順孫承歡堂上，亦無先於此者。至於今五百年矣。同年友江君小帆，故吾楚鄰人也。徙居四川之大竹，道光戊戌，以第三人及第，四川之鼎甲實自小帆始。而小帆退然貶抑，矜矜不足。問之曰：『母教也。』余曰：『何如？』則盡述太安人之賢，及附君春湖先生之德，而再誦焉。且曰：『吾母今年六十矣。吾子讀古文義法，其爲我銓次太安人懿行，略仿今世之壽敘，而益以箴言勸余，使吾

母懽慰，而吾亦奉以爲事親之則，可乎？』余曰：『可。』蓋江氏之自楚而蜀，家微矣。贈君之與昆弟析居，受田僅三畝耳，而折價宿負者略半。贈君力食績學，授讀鄉里，稍佐饔飧。太安人蔣蔬藿菽，以精潔羞舅姑，而以其惡者自御。小帆兒時，嘗隨太安人鋤豆於北原，拾木棉於西澗之陂。每語及此，未嘗不太息祿養之已晚也。嘉慶庚申辛酉之閒，四川遭教匪之亂，鄉鄰依堡壘以居，賊來特堡爲固，賊去還家事耕作。太安人提挈子女，裹糗糧，與贈君奔竄於風雨谿谷之中，其事尤艱阻，卒以無恐。小帆如官編修，太安人就養京師，而贈君道卒長安，哀毀之餘，毫髮盡禮，與前服舅姑之嚴略同。計太安人數十年中，困於貧，厄於兵，顛沛於喪事，而亦以勞矣。傳所謂動心忍性，生於憂患，其不信然邪？士大夫由科第通籍，大抵先人茹其辛，而後人食其報。如小帆之擢取巍科，三持文衡，以詞賦受聖主特達之知，豈可不知其所自邪？自古舉士之法，未有三百年不變者。帝不沿樂王不襲禮，物窮則易，固其理也。經義取士，亦已久矣。議者多謂帖括遺卑，難收得人之效。小帆勉旃，益務道經達用，使天下後世謂偉人某某者，未嘗不出制義之科也。既以塞解者之口，又有以慰高堂無窮之望，事親之則，不當如是乎？太安人聞之，其必不替吾言矣。遂書以爲壽。

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剛侵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

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鏤衡，不足於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簞席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操履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爲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彼爲象筭，必爲玉杯，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遂衆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貴富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顯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思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乎！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強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著，皆使留其缺陷，體主減而樂主盈，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爲防，吾淫焉。若夫令問廣譽，尤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況以無實者攘之乎？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送郭筠仙南歸序

凡物之驟爲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卽之也溫挹之常不盡。道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主於余，促膝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羣窺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爲道其深，附於回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効焉。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則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純矣；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樹不植，充追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終棄而已矣。』余所友天下賢士，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絕異之姿，退然深賢，語其德，若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猶若鉅鎔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徑尺之材，以爲榱桷，不閱日而成矣。及至伐連抱之樑，杗爲天子營總章太室之梁棟，經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愈大，就之愈艱。淺者欲以一概律之，難矣。且所號爲賢者，謂其絕拘牽之見，曠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也。若夫達世之技，智足以此時物相發力，足以與機勢相會，此則衆人之所共覩者矣。君子則不然，赴勢甚銳，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難錯進，遲久